

# 草原上的“生命之音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随下乡工作组到草原牧区,帮助牧民进行“接羔保育”工作。

草原上的5月,正是牲畜繁殖、牛羊接羔的忙碌季节。我们工作组所在的是阿巴嘎旗白音塔拉公社希尼乌苏大队。我们住在牧民家里,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当时,我和苏德玛奶奶与小孙子朝鲁住在一起。

一天早晨,我还没起床,朦胧间便听到蒙古包外面有人急切地呼唤苏德玛奶奶,苏德玛

奶奶匆忙和一位蒙古族大嫂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呢?我赶紧起床,疑惑地跟随在后,想知道答案。只见她俩绕过两个蒙古包,经过牛棚,来到羊圈边。两人进入圈门,只见一只临产的母羊卧在地上,正在痛苦地“咩咩”惨叫,临盆的羊羔只露出半个头却停滞在那里,已经20分钟了。苏德玛奶奶跪下身来,一手轻轻抚摸着母羊的羊头,另一只手不停地揉动母羊的下腹,面对母羊,轻声地唱起歌来:“勒勒勒,哈呀勒,勒勒勒,哈呀

勒……”那轻柔、缓慢的旋律,很像我儿时母亲唱给我的催眠曲。母羊用渴望的眼神望着苏德玛奶奶,苏德玛一边唱,一边用手不停地在羊的下腹动作。很快,只见母羊的全身一阵抖动,羊羔在歌声中趁势坠地。

据我统计,仅在两个月中,苏德玛奶奶唱着“勒勒歌”,为难产的母畜接下50只羊羔、30头牛犊、15匹小马驹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,为解决母畜难产问题,兽医的药箱里出现了“催生针”。但广大牧民

们并不认可,因为注射“催生针”的羊羔生下来软弱无力,一天后才能站起来。而听着苏德玛奶奶唱“勒勒歌”出生的羊羔,几个小时后就能蹦跳撒欢。

1995年,为了草原牧区能实现公路“村村通”,我又一次去了希尼乌苏大队,得知苏德玛奶奶早已去世了,让我怀念不已。人们大多听过那粗犷、悠扬、豪放的蒙古族长调,而苏德玛奶奶的“勒勒歌”,却是草原上的“生命之音”。

韩克华/文

## 那年二哥去当兵

1976年冬天,在生产队务农的二哥决定报名参军,经过体检、政审等各环节,终于如愿以偿。

临走的前几天,下了一场大雪,村庄一下子沉静下来。大人们坐在家,围着火炉一边剥花生,一边聊天。户外是小姑娘和小子们的天堂,有的堆雪人,有的打雪仗。

母亲的心情则是喜忧参半。她担心部队的生活会让二哥吃不消。二哥从小就肠胃不好,既怕冷又怕热,一吃不好就会闹肚子。尤其是在夏天,二哥总会因为苦夏而消瘦,看着就让人心疼。

二哥懂得母亲的心思,说:“说不定穿上了军装,吃上

了部队的饭,我的身体就强壮起来了。军队是大熔炉,最能磨练人!”母亲苦涩地笑笑,说:“但愿如此,那就省却了我的牵挂。”

那几天,家里人人来人往,一拨一拨的,亲朋故旧,街坊邻里,一改往日雪后不串门的规矩,张大婶拿来了鸡蛋,崔大爷给二哥赠送了笔记本,东头的五叔给二哥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,西边的嫂子还给二哥做了一双“当兵光荣”的鞋垫……一人当兵,全村光荣。乡邻们的热情温暖了冬天,也抚慰着母亲的心。

出门饺子进门面。母亲按照老家的习俗,头天晚上包好了饺子,第二天,我们吃了饺

子,父亲和我便送二哥去公社武装部换军装。母亲捧着小腿一直送到村口,不时把想起的话再对二哥说一遍。

出村的路被大雪封得严严实实,顺着那条羊肠小道,我们艰难地向公社走去。

终于到了公社礼堂,只见送行的人熙熙攘攘,亲人们围着新兵千叮咛万嘱咐。按照武装部的安排,二哥领了军装,换下了便装,显得特别有精神。这时,一位领兵的军人来到父亲身边,和蔼地安慰他不用惦念,部队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好,战友们亲如一家。父亲一边点头,一边嘱咐带兵的多多管教二哥。

送走了二哥回到家,父亲

把那位领兵军人的话告诉了母亲,母亲总算放心了。二哥走后,街坊邻居经常来到我家,和母亲说说话,帮着做家务,以此排遣母亲心中的寂寞和想念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二哥的家书不断,在信中,他汇报了火热的部队生活。二哥进步很快,后来还加入了党组织。令人欣慰的是,严谨而有规律的部队生活,让二哥渐渐地调理好了肠胃,后来的日子里,他身体倍儿棒。

每到冬天下雪的日子,我就会想起二哥当兵的那个冬天,想起那浓浓的温暖和深深的祝福。

冯天军/文

### 图说往事



### 成为“特约记者”

我中学毕业后,先是当上了民办教师,后在公社当农林技术员。工作之余,我喜欢采写稿件,每年都有几十篇稿件见诸报刊。渐渐地,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“土记者”。1983年,我被评为衡水地区自学成才积极分子,转非转干,被安排在县(衡水武强)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85年春天,《衡水日报》在地直和各县市设一批特约记者,在县委宣传部主管外宣工作的我首批被聘。在报社开完特约记者聘任会议后,我们被聘的6个人兴致勃勃地到报社门口,让摄影记者给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我右边依次是原地委办公室的刘建军、原衡水市的杨树强,左边依次是枣强县范金信、阜城县的孙凯、深州市的刘瑞才。图右三为本文作者。

刘金英/文并供图

## “天车”是啥

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,我家收到一张邮单,是在贵阳工作的姐姐寄来的。邮单上写着“天车”二字。接到邮单,一家人都很高兴,却不知“天车”为何物。

因为“天车”里有“车”字,我们兄弟3人都认为是自行车。父母跟我们意见相反,他们认为,有“车”字的东西不一定是自行车,比如纺车就有“车”字。父母觉得,“天车”可能是缝纫机。

当时,我哥已经二十三岁了。这个年龄的青年人,在农村正是娶妻成家的时候,而缝纫机和自行车是娶媳妇的必备之物。

那时,我家有一辆自行车,但没有缝纫机。一台缝纫机100多元,我家里穷,买不起。所以,父母希望“天车”是缝纫机。

那么,“天车”究竟是自行车还是缝纫机呢?

“全村一千多号人,肯定有知道的。”我拿着邮单,问遍左邻右舍和村里几个有文化的人,可他们同样不知道“天车”是啥。

我拿着邮单到公社中学,询问我曾经的老师。结果令我大失所望,他们依然不知道。

出了中学大门,我径直跑到公社。我想,公社干部肯定知道。但是,走进公社大院,我忽然觉得是白跑冤枉路。老师不明白的问题,干部能明白吗?但转面一想,公社干部见识广,接触的事物多,眼界开阔,也许会有答案。

正犹豫时,公社霍秘书走到我跟前,问道:“来办事儿?找谁?”听见霍秘书问,我忙答道:“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”霍秘书在我们公社工作多年,全社人差不多都认识他。我说了要请教的问题,霍秘书皱着眉头想了半天,很不情愿地说了三个字:“不清楚。”

我失望极了,带着遗憾离开公社。回家的路上,碰见一个在云南当兵回来探家的中学同学。我把邮单放到他手里,他看完邮单,笑道:“不就是一辆自行车吗?”他接着告诉我:“云贵川一带称自行车为‘单车’,而‘单车’的发音听起来像‘天车’。”

当我听说“天车”就是自行车时,那一瞬间,同学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忽然高大起来。

李志国/文

#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